

A stylized line drawing of a man, Hou Yaolin,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.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, facing left, with his hands raised in a gesture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, light-colored semi-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smaller, darker semi-circle below it, set against a warm, orange-brown gradient.

侯宝林

我的青少年时代

• 北京出版社 •

侯 宝 林

我的青少年时代

北 京 出 版 社

侯 宝 林

我的青少年时代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50,000字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6,500

书号: 10071·372 定价: 0.24元

要了解过去（代序）

我的童年生活是在苦难中度过。我捡过煤核，卖过冰核儿，卖过报，要过饭；后来又在天桥、鼓楼、西单商场一带学艺，起初学唱京戏，后来偷偷学会了说相声。我那阵真是起早睡晚，用尽全部力量来学艺术。有人问我动力是什么？一个字：饿。现在的青少年再也用不着象我过去这样学艺了。解放前后，天上地下，两个世界。但是我希望他们了解我的过去，看看从前青少年学点文化、学点艺术多么困难，因而能够自觉地学好文化、学好技术、学好业务知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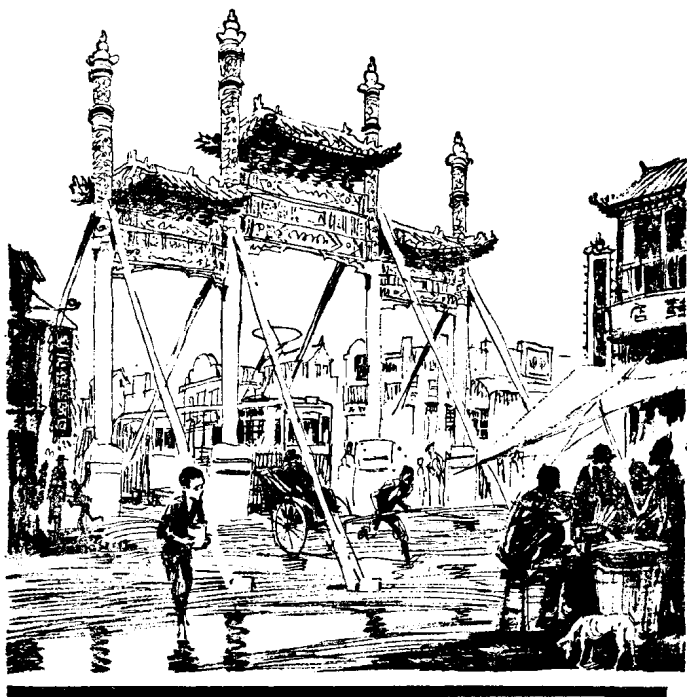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天桥、鼓楼撂地卖艺，住过小茶馆，住过小店，过着流浪生活，接触旧社会最底层的人们。我亲眼看见旧社会一些人搞坑蒙拐骗的勾当。这些事已经成为历史，现在的青少年都不可能知道了。但我希望青少年了解这些，为的是知道旧社会是多么黑暗，因而更加热爱新中国，热爱社会主义。

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发出加强、改进少年儿童工作的指示，我举双手赞成。青少年和儿童是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需要了解过去，只有了解过去，才能满腔热情地建设未来。我祝愿他们早日成长，快快成才，为我们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。

目 录

要了解过去(代序)	1
我可能是天津人	2
我幼年时代的玩具——小秤	3
第一次接触艺术——奔歌	5
冥衣铺的“烧活”	10
为了生活——捡煤核去	12
打粥时的童谣	14
卖冰核儿和卖报	16
我终于要饭了	22
“平地茶园”	27
关于“老云里飞”	34
我们的行头——“云里飞”的一大发明	39
三角市场一瞥	41
坑人的买卖——卖戏法的	44
我是怎样离开天桥的	48
在鼓楼市场	53
我第一次说相声	56

几年来，不少同志要我向青少年朋友们谈谈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。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也要我向青少年读者谈谈过去的事情。不好推却，只好从命。那就从小时候谈起吧！



我可能是天津人

还是从火车上说起吧！大约在我四岁多的时候，我坐过火车。当时带我坐车的人，是我的舅舅，叫张全斌。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，穿着蓝布大褂、小坎肩，戴瓜皮小帽。那时候，小孩儿打扮成那个样子，够不错了。在我的童年中，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。在火车上，因为小，没坐过火车，也很少见过家里以外的人，觉得挺新鲜。也许人在幼年时代终归想要些温暖吧！那时舅舅抱着我，哄着我，我觉得很温暖。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，睡了一会儿觉，就到了北京。根据这个情况，现在估计起来，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。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，父亲、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，但很模糊。究竟家里姓什么？哪里人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。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，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。所以我的乳名叫“酉”，北京人的习惯爱用儿化韵，前面加个小，后面加“儿”，就叫“小酉儿”。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情况，我就知道这一些，再多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

我幼年时代的玩具——小秤

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，到这一家来以后姓侯。我们家住在地安门里织染局^①路北一个门里，里院的一间东房。这时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，其实，这不是他的本行。这个差事是舅舅帮他找的。因为舅舅给唱戏的当伙计，老年间的名词叫跟包^②。舅舅当时给朱琴心和程继先两个人跟包。程继先是有名的小生，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小生象俞振飞、叶盛兰等人都拜他为师。程继先是京西蓝靛厂人。为什么说这个地名？这与后边有关系。舅舅从十七岁起就给程继先跟包，一直到干不动了回家，一辈子就是个跟包的，是个大家都信得过的跟包。他的名字叫张全斌，可是一般人都称他“张二”。后来我听说是舅舅央求朱琴心介绍父亲到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的。这个时候家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外号：一个是我换牙时人家管我叫“豁牙子”；另一个外号叫“小麻子”。

① 地名。明朝是内务府染造御用衣服、缎帛、绢匹之类的机构。现名织染局胡同，在地安门内大街东边。

② 旧社会里，演员演戏时，常有人替演员把行头打成大包袱，背着送到演出地点，叫“跟包”。

因为我出过天花，脸上的麻子不大，小时候明显，长到二十多岁，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但身上、手上的麻子比较大，所以后来我在天桥跟“云里飞”搭班儿唱戏的时候，有一个阶段人家管我叫“小麻子”。我就是在织染局这个地方出的天花。出完天花后，母亲带我到庙里去烧香还愿，我还记得是坐着人力车去的。我只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和尚过来给我念了一通什么经，我就昏过去了。我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那个和尚拿着个五寸长、直径有一寸多粗的铁管子，一下子按进了我的脑袋。……从庙里还愿出来后，我还记得母亲买了个“格档”^①做的玩意儿，上面扎着石榴花似的红色纸花，套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好奇地瞧着。……这些零碎、片断的印象离开现在已近六十年了，可是奇怪得很，现在一想起来还很清晰。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干了顶多一年就失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困难了。看来父亲当那个事务员，日子也不宽裕，因为他只住一间东房嘛！而且面积不大。母亲也只有出嫁时带来的两只箱子。老年间姑娘出嫁讲究带什么箱子、匣子的，我没见她有一般姑娘出嫁时那么多的嫁妆。至于我，我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玩具，不象现在小孩一讲起玩

① 北京土话称秫秸杆为“格档”。

具来有多少种，我没见过玩具。我只玩过炮台烟铁筒里的烟碟儿^①。因为父亲在庶务课当课员，当官的招待完客人，剩下一些香烟筒没有用处，父亲就捡回几个小铁碟儿给我玩。给小铁碟凿三个眼，拴上三根线，把这三根线拴在筷子上，再捡个铁玩意儿当秤砣，这就是杆小秤。这就是我的最高级的玩具，也是我的唯一的玩具。我是挺喜欢这种小秤的。

第一次接触艺术——夯歌

父亲失业后，我已经五岁了，那时只能靠舅舅每月来一两趟，送点钱敷衍着生活，实在生活不下去。后来还是舅舅又求朱琴心的朋友给父亲找的工作，去当厨子。就在现在定阜街北京师范大学那个地方，原来叫辅仁大学，辅仁大学没有盖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载涛^②的房子，叫涛贝勒^③府。正赶上载涛聘女儿，是二女儿还是三女儿记不清了，反正用满族的名

① 炮台，纸烟名。这里指的是五十支精装铁筒烟里的一层铁盖。

② 载涛是满族著名人士，宣统时当过军谘府大臣。解放以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
③ “贝勒”是种爵位，满族王爷的儿子中掌握管理事务权力的人叫“贝勒”。

字，叫格格（不叫小姐），不是二格格就是三格格出嫁，厨房要添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到涛贝勒府当了厨子，这是他的本行，我的父亲是个厨师。我们不住在织染局了，我来到北京后住的第二个地方就离我现在住的房子大约一百米远，叫龙头井。现在的门牌是三十二号，是个路东的门儿。我们住在对着街门口的一间小东房里，比人家大房低一截。小东房旁边的南山墙就是厕所。可以想象我那时住的地方条件是多么差了。这样一说，我可以算得是咱们这儿派出所——厂桥派出所管界最老的住户了。不久，我们又从龙头井这间小东屋搬到羊角灯胡同去住，是个路北的吞头门^①，院里有两棵大柳树，我们住两间小东房。这是我到侯家以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住过两间东房的时候，尽管几个月，我们也算住过两间东房了。其实，对北京人来说，东房和南房最不好。北京有句口头话：“有钱不住东南房，冬不暖，夏不凉。”我来到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挪了三个地方，都是东房。一到夏天，太阳往西转时，阳光从西边照过来，晒得可凶啦！北京话就叫“西晒”。在涛贝勒府办完喜事以后没几个月，父亲又失业了。我们就住不起这两间东房了，我

① 门的式样。大门朝里缩进一块叫“吞头门”。

和母亲又搬到东煤厂去住。东煤厂挨着大翔凤胡同西边一点儿。大翔凤原来叫大墙缝，是个很窄很窄的小胡同。我们就住在这条胡同西边的一块高坡上，是个路北的门儿，我们住一间南房。我这时六岁了。父亲失业以后，还是靠舅舅每月来一两次，周济一点钱。舅舅在姥姥家排行第二。我还有个舅舅，名字叫什么，记不得了，因为他死得早。大舅在御膳房当厨子，人非常老实，是个好人，甚至老实得过分，北京话就叫“窝囊”。大舅跟姥姥一块住，住在张皇亲胡同，就是现在的尚勤胡同。姥姥家是个小院，里边有一棵枣树，一共五间北房。西头三间住着个卖旋粉^①的，姥姥家住东头两间北房。那时皇宫已经取消了膳房，但仍有人在服侍退了位的皇上，由皇宫“关饷”^②。二舅还往家贴补一点，大概就在这样情况下，大舅才有条件结了婚。恐怕那时他也有四十出头了吧？我的大舅妈是蓝靛厂六郎庄人。她是个麻子，眼睛还有点毛病，“萝卜花”^③。大舅妈是个好人。那时我们家因为

① 旋粉是种食物。用团粉打成粉皮，切得象面条似的，吃的时候浇上卤。北京现在没有这种食物。

② 发工钱。

③ 眼病，眼上长翳，正式名称叫“角膜翳”，俗称“萝卜花”。严重时影响视力。

穷，连东煤厂那一间南房也住不起，也搬到姥姥家去住了。大舅妈待我不错。记得有一次母亲陪着姥姥到东官房三姨姥姥家去串门儿，家里就剩我跟大舅妈两个人。大舅妈嘱咐我千万别跟人说，然后拿出一个小铜板来，从门口卖芸豆的那儿买了点芸豆给我吃，那时一小枚已经买不了什么东西来了。这件事虽小，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我记得在我的童年里好象就花过这么一次零钱。我们那时遇到门口卖零食的，从不想买什么吃，家里钱紧呀！后来舅舅的生活也不好了，姥姥家也住不起这两间北房，就搬到护国寺藕芽胡同去住，门牌二号，房东姓石。我们住一进门的一间小西屋，这间房顶多有八平方米，很窄，我们不好意思再住在姥姥家了，就搬到现在柳荫街的地方去住，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北墙外边的小胡同，那时叫扁担胡同，我们住胡同东口路北头一个门里。那是个大栅栏门，好象当初是涛贝勒府的马圈，后来成了洋车厂^①。我们住在一进门的一间小南屋里。这时我们的遭遇更困难了，父亲不知道到外埠去干什么事，慢慢地我们连这间小屋也住不起，没办法，就又回到姥姥家那间八平方米大的屋里去住。姥姥家本来就有大舅夫妻俩和

① 私人拥有人力车，专门出租给人力车夫拉车的铺子叫洋车厂。

姥姥自己，现在又加上我们娘儿俩，怎么住呢？只能每天搭铺睡，我就睡在一张小饭桌上。这日子可真难过。但是尽管日子不好过，我们家是旗人（满族），家里的规矩还很大，例如你要看看街上的景色，只能站在门里朝外看，不能出门坎。那时正赶上我们对面那户人家盖房，盖房打地基时要砸夯，砸夯时要唱夯歌。一个人站在高处喊，大家拿着夯等着。他唱一句，下一夯；唱两句，又下一夯；这叫夯歌。夯歌很好听。我的童年时代没看过戏，没听过音乐，就站在门里听人家唱这夯歌。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的夯歌。也许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音乐节目吧！那简单的夯歌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有时，我能站在门坎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，听夯歌是我童年时代难得的享受。那时候有几个人物也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。我们家对门住着一位理发师，当时叫剃头的，他那剃头棚（也不叫理发馆）就在藕芽胡同南口护国寺大街上路北。为什么对这个人有印象？因为他会“搓掰”（cuō bāi）。“搓掰”就是推拿正骨，谁家小孩脚窝了一下，手窝一下，求他，他都管治好。那时候的理发师，几乎都会按摩、正骨。藕芽胡同出南口往西的两间铺面房是冥衣铺，专糊为死人办事用的“烧活”；往东不远路北的两间铺面房是茶馆。这些地方在我的童

年生活里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，我没事就瞧冥衣铺里的纸人纸马，还有茶馆里进出的各色各样的人。

冥衣铺的“烧活”

我要说一下冥衣铺的“烧活”了。

先说我上学的事。我童年时穷得丁当响，但是居然也进了几天学堂。我在藕芽胡同住的时候，那年春天，不知是谁发了善心，当时的市立第二十七小学（就是今天厂桥小学的地方），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。他们挨门挨户问：有没有失学的孩子？可以插班上学。从一年级学起，编个免费班。我们几个穷人的孩子就报了名。这样，我也上学了。我现在还记得一年级的国语课有一课是：“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去上学。”我只念了三个月，放暑假后，免费班取消，我又失学了。我一生中就念了这三个月的书。但是在那几个月上学的日子里，我每天路过冥衣铺，瞧冥衣铺糊的“烧活”，这是我童年时代另一难得的享受。那些纸糊的“烧活”，糊得和真的一样。“金山”、“银山”、“开路鬼”、“尺头”（绸缎）叫四大件。还有四合院、各种仆人都是纸糊的，连厨子上街买来的菜和肉也是纸糊的。甚至桌上放的整桌菜，八大碗，也是纸糊的。

扣肉上面的五花三层，肥的瘦的，都看得见，那是画在纸上的；肉上浇的一层汁，那是用好面打成浆，放上色，看上去和真的一样。还有抽大烟的烟具：烟斗、签子都是纸糊的；烟斗能分出红陶、黑陶不同的品种，面积不大的烟斗上还画上了“春画”^①。冥衣铺最地道的活儿是完全纸做的青铜器，摆在那儿，能看得见上面的绿锈。纸房子中间空地上还糊上一台戏，死人活着的时候爱看什么戏，就糊什么戏。还有车，讲究用骡拉，骡子必须是“菊花青”的，车有细木做的轴，一拉真能动，这种车叫“落地拉”。这些，当然都是阔人的摆设。至于一些穷人的“烧活”，就简单了。女人死了讲究要糊个牛，据说女人一生糟蹋水太多，糊个牛，让牛替她去赎罪吧！这些“烧活”糊成后，找个大空场，抬到那儿去摆好。穷人的“烧活”自己抬；有钱人家就雇人抬。这些抬“烧活”的人叫“拿烧活的”，抬一次，每人挣一两大枚铜板。“烧活”抬到那里摆上，让大家看了说声：“真好！”然后点把火烧掉。我在童年时代，放学路过那儿，总要和小伙伴们说：“看看今儿又有什么好的？”然后贪婪地看着那些玩意儿。这就是我童年时代愉快的享受。

① “春画”是供地主、资产阶级享乐用的淫秽图画。